

亞洲藝術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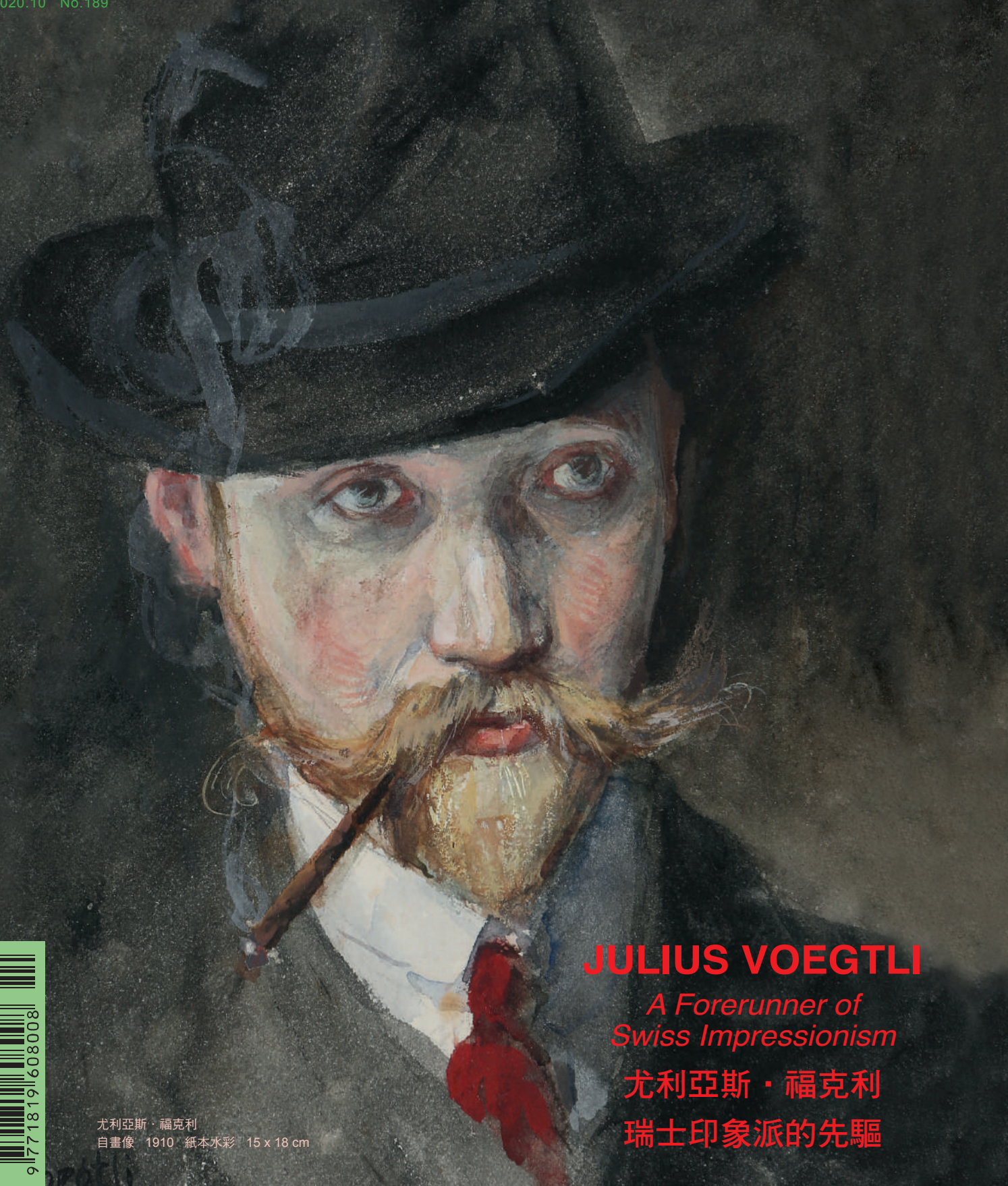
C A N S A S I A A R T N E W S

2020.10 No.189

丁衍庸 TING YINYUNG

(1 9 0 2 ~ 1 9 7 8)

廿世紀亞洲藝術史名家
Asia 20th Century Master



JULIUS VOEGTLI

*A Forerunner of
Swiss Impressionism*

尤利亞斯·福克利

瑞士印象派的先驅

尤利亞斯·福克利
自畫像 1910 紙本水彩 15 x 18 cm

亞洲藝術新聞

10/2020

No.189

CANS ASIA ART NEWS

www.cansart.com.tw

華藝文化



ISSN 977-151960600-8

10

80080916181216

JULIUS VOEGTLI

A Forerunner of Swiss Impressionism

關於瑞士印象派先驅
尤利亞斯·福克利的繪畫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阿勒河峽谷
Aare Gorge
[Cat.No.24]
紙本水彩(Watercolour on Paper) 14 x 18 cm
20世紀初/Early 20th cent.

本期《亞洲藝術新聞》與帕斯敏畫廊（Pashmin Art Consortia）攜手重新揭開20世紀初瑞士畫壇的探索者和引領者——尤利亞斯·福克利（Julius Voegtli, 1879-1944），以及他豐碩的藝術創作。

文字/帕斯敏畫廊
圖片© Hans Vöggtli

從早期藝術養成至熱心公務的慈善家

福克利1879年3月出生在瑞士西部的馬爾特斯（Malters）。馬爾特斯被認為是瑞士最美的地區之一，靠近傳奇的盧塞恩湖（Lake Lucerne），被湖泊、森林和高山所環繞。福克利的雙親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他們熱愛藝術和音樂，並從福克利的童年時期開始就十分支持他的藝術創作。

福克利真正的藝術教育始於巴塞爾工藝美術學院（Allgemeine Gewerbeschule Basel），並隨後與1902年步入了慕尼黑美術學院，在那裡接受更系統專業的藝術訓練。一戰前的藝術界，各種新式流派風格興起。在福克利慕尼黑就讀的期間，其同儕包含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喬治歐·德·奇里訶（Giorgio de Chirico）和法蘭茲·馬克（Franz Marc）等在現代畫壇極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在那裏，他領略到了現代畫派中濃郁、明亮的色彩以及果決而激烈的筆觸。在他畢業返鄉之時，他不再是當初的瑞士風景畫家，而成為了瑞士印象派的先驅。他以歐洲的創作理念為後盾思考和創作，同時瑞士多元、國際化的文化背景也使他以歐洲為背景進行思考和繪畫，瑞士的國際化、多元文化為他提供了理想的靈感來源。

回到瑞士後，福克利並沒有回到寧靜的馬爾斯特，而是前往了新興工業城市比爾。1906年，這位畫家終於回到他的故鄉瑞士，並與他的朋友勞爾夫·里森（Rolf Riesen）一起在比爾創立了自己的繪畫工作室。一直到1928年，他主要從事壁畫工作來維生，他大部分委託案包含公共建築空間和教堂的壁畫。

福克利也是積極的社會運動人士。他兼任景觀設計師以及城市規劃師等職位，最終接任了比爾市建築和工業廳長的職位。他也是比爾市議會成員，擔任過很多職務，也曾多次出席地方會議，參與城市行政管理部門工作。他促進了城市和州際對於現代交通規則的實行，並把包豪斯新式優雅的建築風格引入到比爾市的城市規劃中。在修建城市街道時，他排斥瀝青和混凝土等人造材料，偏愛在瑞士山區取之不盡的天然石材。同時，他也是最早具有環境保護意識的人士之一，並建議在比爾市郊建立禁獵區。

以擁有知名假日農場（Freienhof）為著稱的赫爾紹（Hellsau）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個獨特的藝術家聚居之處。福克利不僅在赫爾紹認識了他的朋友和同伴費迪南·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而且積極找尋與瑞士



左頁上圖：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比爾湖，從拉特雷根工作室看到的景色
 Lake Biel, Seen from his studio in
 Lattrigen
 [Cat. No. 9]
 紙本水彩(Watercolour on Paper)
 37 x 50 cm
 20世紀初/Early 20th cent.



左頁下圖：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樹下的牛
 Cows under Tree
 [Cat.No.28]
 紙本水彩(Watercolour on Paper)
 25 x 28 cm
 1930

畫壇的前衛藝術家進行交流的機會。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們想擺脫「優雅的沙龍和宅邸」，並回歸自然，「走向戶外」。他們寧願在「新鮮的空氣」中工作，也不願埋首在「塵土飛揚的黑暗工作室」。在近一世紀的時光裡，赫爾紹的藝術家聚落被遺忘了。1998年，朗根塔爾美術館（Kunsthau Langenthal）展示了大規模的赫爾紹藝術家作品。展覽題名說明了它驚人的作品數量：【赫爾紹藝術家聚落：1886至1918年於赫爾紹假日農場的弗蘭克·布歇（Frank Bucher）、庫諾·阿密特（Cuno Amiet）、喬瓦尼·賈科梅蒂（Giovanni Giacometti）、威廉·鮑爾（Wilhelm Bauer）、弗朗茨·布爾（Franz Bur）、埃米爾·貝曼（Emil Beurmann）和恩斯特·莫根塔勒（Ernst Morgenthaler）。】

在畫家去世70多年後，藝術史學家赫爾穆特·奧珀爾（Helmut Orpel）為其撰寫了一篇文章，於是帕斯敏藝術畫廊在負責人努爾·努瑞（Nour Nouri）的推動下，重新挖掘畫家大規模、多元和動人的作品。在藝術家孫子漢斯·福克利（Hans Vögtli）的支持之下，漢斯·福克利和其他家庭成員蒐集和記錄了為數眾多、經過考證的藝術家作品，並彙集成一個收藏系列。有關這批收藏作品，以及尤利亞斯·福克利的生平經歷，將會在《尤利亞斯·福克利：瑞士印象派的先驅》（Julius Voegtli: A forerunner of Swiss impressionism）一書中詳盡地評述和研究，此書將由帕斯敏藝術出版商以三種語言（英語、德語和中文）出版。

滿懷溫情的目光凝視身邊的世界 從風景、肖像至靜物畫

福克利對繪畫的熱情投注並非單純的業餘愛好。根據他家屬以及同時代評論家的回憶，他一直非常關注自己的藝術志業。即使在歷經戰火、經濟蕭條等困頓時期，他依舊沒有拋棄他的「繪畫工具」：畫筆、油彩和水彩顏料，以及精心挑選的畫布。

據藝評家艾蕾爾（Ariel）歸納，福克利最打動人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投注了大量感情的作品——畫家用滿懷溫情的目光凝視他身邊的世界。他的繪畫主要有三個主題：第一，風景畫——大多描繪大自然的瑰麗、崇高，田園風光以及人工建築物；第二，靜物以及動物畫——大多描繪花卉、果實和田間動物；第三，肖像畫——大多描繪身邊的親人朋友、田間勞動者、異鄉人等。

風景畫

福克利的家鄉坐擁很多如詩如畫的景致：從比爾湖畔、克林瑙（Klingnau）和穆爾滕（Murten）小鎮、到伯恩州（Bernbiet）的果園或霍斯彭塔爾（Hospental）附近的落葉森林等。這樣的風景構成了他內心和畫筆下的理想世界。然而在他的風景畫中，畫家不單單展現了自然之美，而是通過描繪自然風景、日常勞作和人為建築三個方面的主題，建立起人和自然的關係。

在他的風景畫作中，我們很難看到狂暴的風雪、激怒的海浪等動態景觀。在〈樹木研究〉、〈阿勒河峽谷〉（Aare Gorge）和〈馬特洪峰〉（Matterhorn）等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茂盛的森林、平靜的湖面、冷峻的山峰、靜謐的冬雪等靜態的自然風景，顯示出畫家內心的寧靜與平和。〈比爾湖，從拉特雷根工作室看到的景色〉（Lake Biel, Seen from his studio in Lattrigen）一作呈現了波光粼粼、迷人的比爾湖湖景，如同一顆寶石，微微帶著一股如夏末在托斯卡尼（Toscana）的亢奮心情；而湖面的藍灰色、樹木的綠色（在淺色調和深色調之間變化）和金棕色的熟成田地巧妙地結合，形成了交響曲。這也許與福克利寧靜平和的個性有關，他長期生活在恬靜的故鄉比爾，沉醉於田園風光。在美麗和諧的自然氛圍的薰染下，他創作的風景畫也洋溢著大自然的平和、安寧，達到了禪一般的境界。

畫家觀看自然的視角上，賦予了自然象徵化的意義，自然象徵著崇高之力同時也極具包容性。除了單純描繪自然風光，很多風景畫還呈現出人在自然之中的狀態，如在自然中休憩，或者自然中的日常勞作，展現出人與自然的一體關係，也讓人一窺畫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古吉斯堡森林中的女孩〉（Girl in the Forest near Guggisberg）、〈伯恩地區的夏天〉（Summer in Bern），兩幅作品描繪的都是渺小的人徜徉在自然的悠閒狀態。

這些作品中出現的以森林、花園、田間為載體的自然象徵著「無言者的饋贈」，在其間勞作、棲息的人通過「農耕——手工勞作」或「詩意地棲居」尋回了一種最原初的關係——當人置於自然環境中，並用經過種植、收割等勞作，便能從中領悟作為人的有限性，並由此產生對自然的感恩與虔敬之心。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伯恩地區的夏天 Summer in Bern
[Cat.No.1]
布面油畫 (Oil on canvas)
45 x 55 cm 1930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古吉斯堡森林中的女孩 Girl in the Forest near Guggisberg
[Cat.No.27]
布面油畫(Oil on Canvas)
40 x 52 cm 1932

靜物與動物畫

福克利關於靜物主題的作品，顯現出他對於繪畫形式中秩序感的追求。眾所周知，印象主義追求時間瞬間流轉中的視覺的真實，而後印象派畫家尤其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更加關注畫面本身的結構與秩序感。也許福克利受到了塞尚的影響與啟發，他的靜物創作更關注畫面本身形式的平衡狀態。

花卉是福克利在二十世紀初所鍾愛的主題。這一創作主題一方面體現了他在慕尼黑求學期間所接收到的印象派的薰陶，另一方面也深受他家鄉環境的影響。比爾地區和周遭以其近似普羅旺斯和地中海地區豐富的植物景觀而聞名。憑藉精湛的工藝以及對細節的高度追求，他描繪了比爾地區繁茂的花卉：罌粟、雛菊、海葵、百日草、牡丹、福祿考、金魚草、大理花、康乃馨、劍蘭和各式的玫瑰。

與果實相關的靜物，他多選擇蘋果和葡萄，賦予它們堅實的色彩、結構。如在〈蘋果與靜物〉（Still Life with Apples）〈葡萄與靜物〉（Still life with Grapes and Violin）裡，能觀察到昏暗室內與透過玻璃窗的光線形成的強烈的明暗對比，並在此基礎上取消了時間流轉對形式的影響。在其他的作品中，畫家用日常使用的錫壺、杯子、茶壺或小提琴和蘋果、葡萄、洋蔥、黃瓜、白菜、蘿蔔並置，整體形式體現出他注重審辨色調及變形的法則。

這些是寧靜幸福、安定的家庭和對生命之肯定，面向世界一種虔誠的圖像，在最小的事物裡，看到上帝創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象徵。「水仙花和鬱金香，比所羅門的袍子漂亮得多。走出我的心去尋找快樂……」這是福克利所喜愛的一句詩詞，出自德國神學家保羅·葛哈德（Paul Gerhardt）讚美詩，也被他題注在所繪的教堂壁畫中。

用同樣的熱忱，福克利還在他的水彩畫中描繪了身邊的動物。在他的筆下，動物時常被描繪得較渺小，並與人類活動息息相關。像是農場的馬匹、拉著重型貨車或馬車耕作的山羊、在牧場上繫著馬具的馬匹，所有的動物都為人類服務。甚至在20歲的時候，他就為家中的狗和貓樹立美術的紀念館。在這些水彩畫上，人類和動物以一種前工業化的方式生活在彼此之間。動物不是物體，而是夥伴，兩者等齊視之。在其作〈樹下的牛〉（Cows under Tree），這種觀察是完全吻合的。

肖像畫

福克利一生共畫了六十多幅肖像畫，所繪人物從孩童至老者，其畫作特點皆是強調人倫的親密關係和家庭氛圍。他以同理心和情感描繪了包括他自己的祖母在內的老婦，他不會刻意美化，模糊老年的痕跡和傷痕，但始終刻劃出老者莊嚴的一面。包含他父親以及他的長期朋友兼贊助人—馬爾特斯的市長克薩韋爾（Xaver Thürig）等皆成為他筆下人物。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帶鏡子的盥洗槽 Washbasin with Mirror
[Cat.No.107]
紙本水彩 18 x 26 cm 1909



尤利亞斯·福克利 諷刺漫畫-15 Caricature-15
Brav Pariere/ Calm Down
紙本蠟筆、炭筆、墨水 90 x 60 cm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尤利亞斯·福克利 施工現場 On the Building Site
[Cat.No.33]
素描(Drawing on Paper) 64 x 47 cm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比爾市所有)



尤利亞斯·福克利 山地景觀 Mountain Landscape
[Cat.No.35]
素描(Drawing on Paper) 47 x 47 cm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比爾市所有)

福克利於1907年的〈自畫像〉（他時年26歲），是他藝術成熟期最典型的肖像畫作品之一（封面圖片）。在畫裡他表現一位年輕的紳士樣貌，他自己充滿信心，穿著當時瑞士所謂「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風格服飾，打著領帶和衣領，蓄著鬍鬚，嘴裡叼著小雪茄和一頂合宜的帽子。他將畫中的背景進行了虛化，用平塗手法取消了深度與敘事，畫家的頭像佔據了整個畫面，形象與背景之間的界限很模糊，輪廓線條隱去了，就像是形象逐漸融入了背景。

他成熟期的肖像畫關注個體，而非群體。G.M.海德在〈詩人城市〉中曾提到，現代主義文學產生於城市，而且是從波特萊爾（Baudelaire）開始的——尤其是當他發現人群意味著孤獨的時候開始的。這也許是福克利緊關注視個體，遠離人群的一個重要原因。與印象派畫家愛德格·德加（Edgar Degas）、皮耶爾·奧古斯特·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把目光投放在人群不同，福克利的肖像繪畫幾乎全部呈現的是一個單獨的人，如〈穿藍色衣裳的老人〉（Old Man in Blue）、〈義大利男孩〉（Italian Boy）、這些作品不再進行視覺敘事，而是用純粹的形式探索個體的主體性。他更像是脫離了寫生的範疇，畫的不僅僅是視覺中的某一個模特，而是畫模特留在他內心的精神狀態。他運用通感的方式，畫出了視覺之外的其它維度的感覺。

有趣的是，當福克利凝視眼前或內心的模特，也就建立起了畫家與被畫者之間的融合關係——純粹感覺的交流與融合。也許，福克利在與自然與人的親密接觸中，深深地意識到人的本質就是一種深度的交融。所以在他的作品裡，看不到任何存在於個體之間的疏離、冷漠、孤獨，更多是深度的理解與包容。

他的晚期作品，其中有四幅極為精彩的「西帕希」（Spahis）肖像——所謂「西帕希」意即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時法蘭西與義大利的殖民軍。畫面人物是來自非洲法國殖民地的士兵，他們在希特勒軍隊佔領法國後被德國俘虜。其中一些設法逃到了瑞士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侏羅的修路人 Roadworker from Jura
[Cat.No.70]
紙本水彩(Watercolour on Paper) 30 x 40 cm 1921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義大利男孩 Italian Boy
[Cat.No.55]
布面油畫(Oil on Canvas) 28 x 35 cm
20世紀初/Early 20th cent.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穿藍色衣裳的老人 Old Man in Blue
[Cat.No.49]
紙本水彩(Watercolour on Paper) 28 x 35 cm 1916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戴黑色蝴蝶結的安娜·福克利 Anna Voegtli Wearing a Black Ribbon
[Cat.No.44]
紙本水彩(Watercolour on Paper)/ 24 x 28 cm /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

參考資料：

〈本文內容和主旨摘選自這兩位作者關於福克利的文章將收錄在帕斯敏藝術出版社即將發行的圖書中。〉

- 1、艾蕾爾（策展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學術委員）《藝術的「返鄉」——關於瑞士畫家尤利亞斯·福克利的繪畫》。
- 2、Schütt, Peter. "Julius Voegtli: A Forerunner of Swiss Impressionism: The Rediscovery of an Eminent Swiss Landscape Painter and Portraitist".



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Fresco (天頂畫)
Villa Ciment Vigier SA
Péry-La Heutte, Route de Châtel 202, Switzerland

西部，並獲得了庇護，被關押在比爾地區，但能夠在該地的農場工作。福克利給予這些非洲戰爭難民非常豐富的表情，並讓他們身著紅色長袍賦予他們尊嚴、驕傲和意志力。這也是他的最後作品之一。

福克利一生的藝術主題——自然、人像、靜物——在生存意義上隱喻著「返鄉」的情懷，在追尋藝術本源之外擴展到對精神家園的追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瑞士，藝術氛圍相對保守，福克利一生堅持藝術創作，從未停止探索的腳步。他汲取多方先鋒思想與方法，形成了獨特而多樣的風格，成為瑞士畫壇的一位難得的探索者、引領者。

帕斯敏持續推廣有關尤利亞斯·福克利的一系列國際研究。其籌劃的有關尤利亞斯·福克利的展覽包含：2018年昆明斗南美術館、2019年拉脫維亞陶格夫匹爾斯的馬克·羅斯科美術館/中心和2020年重慶泓美術館。尤利亞斯·福克利中文專書，與其精選作品特展開幕典禮，將在2021年一同於北京宋庄當代藝術文獻館隆重登場。

更多的相關訊息：

www.pashminart-consortia.com

Email: info@pashminart-consortia.com

Tel: +49 (0)40 6921 9899



創作中的尤利亞斯·福克利
Julius Voegtli in his Studio



尤利亞斯·福克利的孫子漢斯·福克利接受採訪
Hans Vöggtli, Grandson of Julius Voegtli in an interview